

人生况味

## 卖鱼者说

■ 季勇

在菜市场里，鱼贩们都忙着吃嘴，直到只剩空摊才停。而我父亲卖鱼从不吆喝，却也卖得极快。

那时，我家就住江岸上，除了一亩三分地，还与邻居合伙捕鱼。母亲忙于农活，卖鱼的重任便都由父亲承担。

早晨捕鱼归来，父亲推着自行车在乡间路上行走，车后座上有一筐鱼，他也不叫卖，但村民们熟知这准是有新捕到的江里的鱼，便围拢过去，你称几条，他买一斤，片刻一扫而光。父亲称鱼时，秤杆总是翘翘的，算账时也会省去零头，怪不得不用叫卖呢。

父亲推车到家，母亲问：“今天卖得怎么样？”他会说“很快都卖完了”，顺手将一把钱掏出来。母亲看着握得皱巴巴一团的“收成”，也不再细问。后来母亲晓得父亲是糊里糊涂地把鱼卖了，就找他理论。父亲不以为意，说：“卖得很公道，没有吃亏呀。”母亲便诉苦一番：“这可是我们起早贪黑吃了辛苦讨的鱼，可不能将就卖，挣钱不容易。”面对母亲，父亲连连点头，主动认错。

过后，我偷偷问父亲，为什么卖那么快？他说，乡里乡亲的，哪好意思卖呀。

后来，父亲卖起黄鳝，是他自己辛苦下来的野生黄鳝。因黄鳝价格较高，村里人一般不买，父亲只得去村旁钢铁厂里的菜市场卖。他一大早就骑车出发，到菜市场时正是退休工人大早起的买菜时间。黄鳝是野生的，又新鲜，老人们爱吃，销路很好。但父亲有一个奇怪原则：他不亲手杀黄鳝。而在卖黄鳝时，他持着的秤杆还是翘翘的，零头钱也坚持不收，如此，他摊上的黄鳝总是早早地就卖完了，他迅速收摊回家。母亲纳闷：“怎么卖这么快呢？”父亲只说：“好卖。”

然而，父亲草率卖黄鳝的事还是传到了母亲耳朵里。母亲对着父亲一通埋怨，说：“有几个老人家每天早上专门在那个摊位等你，你不去还到处打听，说你有时卖一条大的搭一条小的，你这是卖啥呀？”父亲一时沉默，也没有争辩，借口忙别的去了。晚上他在整理鳝鱼笼子时，对我说，那些老人家也不容易，一条黄鳝要看老半天，看着我都觉得不该来卖似的。

数日前，我在菜市场买黄鳝时，正巧碰到一位和父亲一起下黄鳝的人，他说：“你父亲人好，以前卖黄鳝，卖不掉的就送给我。”我听后对父亲心生敬意。他虽迫于生计去卖鱼，但没有短了自己淳朴赤诚的斤两，反而多了一份至纯至真的善意。

卖鱼的父亲说，卖鱼不能卖掉农村人的实际，也不能丢掉做人的本分。我每次想起，内心总会被深深触动，那份繁杂日子里简单纯粹的初心，一直伴我，逐光暖行。

文艺随笔

## 海誓

■ 田园

螺，静静地躺在沙滩上，浪拍打着岸，发出时重时轻的催赶声。经历了无数次的风吹日晒，外壳已然破碎，再不能吹出云起雪飞的荡气。海水晒成了盐，凝结的颗粒镶嵌在斑驳的纹面上，在炽烈的阳光下晶莹剔透，恍然间重生如初见时怦然心动的模样。

勇猛的风来了，它吹起了新的号角，海面开始跌宕起伏。上亿年的轮回，总在重复着不变的过往。海水不停地将自己冲到沙滩，又不停地拉回大海。每一次冲拉，浪花都随之跳跃翻腾，推一个贝壳上岸，拽一只螃蟹下海，匆匆掩盖深陷的印迹，再去深海里讨要出什么宝贝来。

海开始怒吼，积攒着全身的力量向岸涌来，浪突然加速，翻滚，冲刺，跃起，落下的瞬间破碎成千万个泡沫。它们大小不一，彼此挤压嘶鸣着，白晃晃一片，快速地冲刷着沙滩，发出珍珠般耀眼的光芒。很快，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，泡沫不停地坍塌裂开，松散在水面上，没等消失殆尽，立刻被下一次更为猛烈的冲击拍在了水底，直至于无踪迹。只留下，一丝大海独有的腥气。

年幼时念过海枯石烂的句子，只知道时间很长很长，长到触摸不到它的到来。花信时听过海枯石烂的故事，常常被感动得哽咽不已，梦想着自己也有被对天盟誓的那一刻。长大了，对偶成双，再后来，日子过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看过了拍桌子砸碗相向怒骂，也见识了相濡以沫相看两不厌。从“人目无他人”到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，不过是应验了“时光荏苒”“岁月流逝”里的点点滴滴。

有人说，海枯了，就只剩下咸，化作一把盐。期盼落空的时候，便都是苦涩的味道。

有人说，石烂了，风吹浪打后，就缩成了一撮砂。誓言兑现的时分，盐里有砂，本就生生世世在一起，自是甜蜜的滋味。

大海有太多的秘密，吸引着无数人追寻，像极了一张探不出底的屏障，不时地挣破出血腥或是浪漫的结局。“海枯石烂”本就是一场美丽的传说，可眼前泛起的泡沫，却让人想起了丹麦童话里善良美丽的小美人鱼，在黎明第一缕曙光到来之际，终化作五彩缤纷的泡泡，重返母亲的怀抱。

这世间，总有一段情，能将天荒地老的承诺延绵亘古；总有一个人，坚守海枯石烂的誓言，终生不渝。

名家专栏·盛世侧影

## 杜甫的祖脉

■ 向以鲜

开元二十八年(740年)这一年，杜甫的父亲杜闲死了(学界也有人认为杜闲死于天宝年间)。

在杜甫小的时候，父亲虽然没有给予太多照顾，经济上却从未中断过资助。尤其是在杜甫长达近十年的漫游生活中，父亲成了他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支持者。

父亲突然辞世，作为长子的杜甫，必须承担起天经地义的义务：扶柩归葬故土。回到家乡偃师，杜甫和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及一个妹妹一起，为父亲服丧三年。

从齐鲁回到洛阳后，开元二十九年(741年)，杜甫和弟妹一起，在洛阳东北七十里外的首阳山下尸乡亭附近，辟出了几间土窑洞(尸乡土室、土娄庄)。服丧期间，杜甫和弟妹们大部分时间即居住于此，土娄实际上就是庐墓，建于祖坟附近便于晨昏祭祀。那座名叫首阳的山，就是商代高人伯夷叔齐隐居过的山，也是杜甫家族的祖脉所在。是的，杜甫也将埋在这座山下，只是还得等很多年，一直等到杜甫死后的第四十三年，也就是元和八年(813年)，才由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将其遗骨运回偃师，移葬在首阳山下，和祖先们永远躺在一起。

开元二十九年(741年)寒食，杜甫在偃师土娄写下著名的祭祖文《祭远祖当阳君文》。这一年，杜甫正好是“而立”的三十岁。这篇祭祖文是研究杜甫生平的第一手资料，对于了解杜甫家族的历史十分重要，我们就循着杜甫的思路，来寻踪杜家的祖脉。

杜甫明确称杜预是他的十三世祖，也是杜氏一脉中最为显赫的远祖。杜预既是军事“武库”，又是水利专家，统一江南，注解《春秋》，文韬武略无一不备。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远祖，杜甫内心由衷地敬仰。即使是在称颂朋友(卫伯玉)的业绩时，也会拿这位先祖作为光辉的参照：“尚书勋业超千古，雄镇荆州继吾祖。”杜甫在晋代初年曾作镇南大将军、都督荆州诸军事、镇襄阳，平吴过程中战功第一，被晋室封为当阳侯。杜预知道像他这样的人，一定会留名青史，于是，杜预让人刻了西通记载其生平与功业的石碑，一通沉于襄阳西北的万山潭(后来改名沉碑潭)，一通竖立于襄阳城南岘山之上。祖先的立碑轶事无疑是一件光辉的盛大事件，并引发了杜甫对于碑石的热爱。

杜对远祖杜预的态度不太一样，杜甫对祖父杜审言的感情颇为复杂。杜审言是他直接的祖父，两人虽然没有见过面(杜审言死后四年杜甫才出生)，但杜审言的续弦卢氏，也就是杜甫的继祖母还在，并且诗的传统必将两人紧紧联

系起来。“诗是吾家事”(《宗武生日》)或“吾祖诗冠古”(《赠蜀僧闻丘师兄》)等等，差不多成了杜甫的口头禅。一方面自然是敬重，并且也很自豪；另一方面，对于杜审言的某些政治行为(武后时交接张易之兄弟)，杜甫是持保留意见的。这儿也体现了杜甫的“刚肠”品质，即使是自己的诗歌祖父，也不会全部接受。

在诗歌和文学方面，杜甫早期的写作受到家法的影响较多。作为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(另三人为李峤、崔融、苏味道)当时还是很狂的。杜审言很瞧不起苏味道，放言说如果苏味道看见了，他写的文判一定会羞死。又说他写的文章写得太漂亮，就连屈原和宋玉也只能给他当衙官，他的书法更是超群绝伦，王羲之也难以望其项背。这口气我们听来觉得有些耳熟，乃孙杜甫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：“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。”

其实，杜审言对杜甫诗歌的真正影响是在排律。杜甫所说的“诗是吾家事”，我认为更多的是指排律，尤其是五言排律。杜审言最著名的一首五言长排是《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》四十韵，在文体创新方面，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。虽然杜审言同时代的崔融、宋之问和沈佺期都写过五排，却从没有写过像杜审言这样长达四十韵的排律作品。李邕曾经与杜甫谈及此诗，并给出了极高评价。排律确实堪称杜甫家族的家法，杜甫的创作中也极其鲜明地标示出这一诗歌家族血统，他甚至将祖父开创的四十韵长排直接拓展到一百韵，这完全是空前绝后的壮举。所以元稹在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中赞叹道：“时山东人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称，时人谓之李杜。余观其壮浪纵恣，摆去拘束，模写物象，及乐府歌诗，诚亦差肩于子美矣。至若铺陈始终，排比声韵，大或千言，次犹数百，词气豪迈而风调雨顺，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，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，况堂奥乎！”这儿的“铺陈始终，排比声韵，大或千言，次犹数百”，说的正是杜甫从祖父杜审言那儿继承下来的长篇排律，尤其是五言长排。这是杜甫的家学渊源，别的诗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。

杜家长辈中，还有两位人物的行为一定对杜甫的性格构成产生过强烈影响：一位是祖父杜审言的曾祖杜叔毗，还有一位是杜审言次子杜并，亦即杜甫的叔叔。这两位杜家男儿，虽然时代相距遥远，却干了同样的事情：为血亲复仇。据《周书》(列传)记载：杜叔毗早岁而孤，事母以孝闻，性慷慨有节。杜叔毗的哥哥杜君锡被曹策陷害，叔毗朝夕号泣，具申冤状。朝议

以事在归附之前，不可追罪，显然没有人理会。于是，叔毗在大白天持白刃杀了哥哥的仇人曹策，然后平静地投案自首。

时间过去了很多年，杜家的历史又惊人地重演了这一幕。武后时期，杜审言贬为江西吉州司户参军，由于杜审言为人轻狂，很容易招致嫉恨。同僚郭若柮联合周季重一起将杜审言投进了死狱。杜审言的第二个儿子，十六岁的杜并不答应了，揣着刀子，直接在宴饮中把周季重给砍了，杜并受重伤而死，杜审言亦因此而获救。少年杜并的事迹，被当时的名人苏颋和刘允济记录下来。杜甫文字中也曾闪现这位叔叔的身影：缙绅之家，諫为孝童。

杜甫的籍贯一直存有争议：京兆人、杜陵人、少陵人、首阳人、襄阳人、洛阳人和巩县人。说杜甫是洛阳人或偃师首阳山人，显然是因为杜甫在洛阳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光，又在偃师首阳山下暂住过所致。杜甫祖父杜审言出生于湖北襄阳，是没有争议的襄阳人，后随其父杜依艺迁至河南巩县。杜审言在唐高宗咸亨元年(670年)擢进士第后，便离开了巩县，很可能将家安在了远祖杜预入籍的京兆杜陵。杜并的出生地就在京兆杜陵。既然杜并出生于京兆杜陵，他的哥哥杜闲亦当生于京兆杜陵。如果杜闲出生于杜陵，他又从未到巩县或周边任职，完全没有理由将家安到巩县去。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，杜闲的儿子杜甫亦应出生于京兆杜陵。杜甫常在诗中自称“杜陵野老”或“少陵布衣”，应该并不仅仅因为成家后移居过这一带有关系，更与其出生地相关。

祭祖文中杜甫标榜杜家是“圣人之后”，杜甫和弟妹们之所以要在首阳山下修筑土娄，旨在“不敢违本不敢违仁”。这和杜甫在另一篇纪念文章中所谓的“奉儒守官未坠素业”是一脉相承的。杜甫的家族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为基因的家族，无论人生发生多大的变化，无论对佛教的极乐或道教的神仙有多么喜爱，都不能取代杜甫骨子里的儒家血统。儒才是杜甫的本色主调，佛与道都只是插曲或暂时的幻象。很多时候，杜甫好像并不太喜欢儒者形象，经常不无憎恶地称之为“腐儒”，但“奉儒”是杜甫的宿命，也是杜家的宿命。

祖父杜审言生前好友，考功员外郎宋之问的旧庄就在首阳山附近，杜甫认为很有必要去拜访一番。典例中确有一种宁静的东方美感，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两年多的岁月，是杜甫成人之后在偃师待得最漫长的。之后偶尔回来过，这儿潜藏着杜甫的祖脉，可惜都是来去匆匆。

节日词语

## 重阳吐菊黄

■ 靳小倡

“前月登高去，犹嫌菊未黄，秋风不相负，特地再重阳。”这是宋代诗人严粲的诗。诗中道出了他在重阳节时登高赏菊，大饱眼福时的快乐心情。

重阳前后的九月，百草变黄枯萎，纷纷开始进入衰败凋谢的时期。然而就在这万花枯黄的时期，菊花却大放异彩，争奇斗艳，装点着人们的生活，更为“重九”佳节登山赏菊增添了雅趣。由于菊花在秋季傲霜吐艳，故它历来就和梅花一样，特别受到骚人墨客的赏识，或诗赋吟咏，或丹青写形。如唐代诗人元稹的《菊花》诗：“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诗人之所以偏爱菊，是因“此花开尽更无花”可欣赏了。唐代末年，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，对菊花的描写更是独树一帜。他在五岁时，就写出了“堪与百花为总首，自然天赐赭黄衣”的绝句。

黄巢的两首菊花诗，更是脍炙人口，成为吟菊诗里最具特色的佳作：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。”(《题菊花》)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(《不第后赋菊》)他反抗封建统治、决心扭转乾坤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。该诗不仅不同凡响，更赋予菊花以勇士的象征，这就比之其他人吟菊更高一筹。

菊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叶呈卵圆形至披针形，边缘具粗大锯齿或深裂。农历九月为菊花盛开的季节，故我国又把九月称为“菊月”。

唐代以前，我国的菊花均为黄色。自唐以后，开始栽培出白色的菊花。菊花容易发生变异，且变异之后，又能稳定地保存下来。于是，花工们充分利用菊花的这一特点进行精心选择，并通过有性杂交和无性嫁接等技术手段，使菊花的品种日益丰富，如紫菊就是通过白菊变异而来，红菊由紫菊变异而来。

宋代刘蒙《菊谱》一书说：“白菊生平泽，花紫者白之变，红者紫之变也。”据周师厚《洛阳花木记》一书统计，北宋时有菊花品种26个。南宋时期，史铸《百菊集谱》一书说，有163个品种。在这些品种中，“莲蕊檀心”“金盏银台”等名贵品种，被人们视为珍品。到了明代，高濂《菊花谱》收录了185个品种，王象晋《群芳谱》收录了二百七十余种。发展至今天，菊花的品种之多，为所有花木之冠，共计有1200多个品种。

菊花花期长，不仅是一种很雅的观赏花木，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。人们常以黄菊和白菊入药，性微寒、味微苦，有散风清热(黄菊)、平肝明目(白菊)等功效。主治感冒风热、头痛、目赤等症。

菊花产于我国，现今世界各地所栽培的菊花，其祖先都直接或间接地源自中国。大约四世纪时，我国的菊花漂洋过海到了日本，17世纪时传入荷兰，18世纪传入美国，19世纪传入南美洲。今天，我们中华民族先辈们驯化的菊花，已开遍五大洲。



《重阳登高图》(国画) 石涛(清)作

诗路花语

## 秋风，触动某些思绪

■ 倪俊宇

谁扫净的苍穹  
被拉高了。秋风  
从蒹葭叶的白露上醒来  
渐次吹散蝉噪的灰烬  
撞疼鸟鸣与虫声

大地，以多层次的金黄色  
诠释生命的内涵  
一片片落叶，是我变换的念想：  
总有载重的牛车唧呀声  
从压弯的田间小路传来  
新割的稻谷香，在老屋  
篱笆的丝瓜花间荡漾  
我看清了，那双双  
打磨秋天的苇子和水田里  
背负风晨雨夕的身影……

此时，我听到玩过纸船的  
村前小河流淌淅淅  
那是一声声方言的叮咛  
秋风渐紧，触动某些思绪  
老屋酸豆树常进梦里摇曳  
是哟，落叶飒飒  
正奔忙在回归的路上

## 故乡

■ 文博

那时，村子住在陶渊明的诗里  
漫过山头的阳光落到连着村头的山路上  
蛙声把水塘、稻田叫得安详和空旷  
刚被露水爬上的木笛  
奔走在寂静和旷远的时光里

雨水淌过了似水流年  
流进村庄西头的菜地  
父亲对土地的大爱和心愿  
有比天空更高远和深邃  
五金沟的芦花满而惆怅  
那一年大旱，粮食失收  
父亲的鬓发一夜之间变得如芦花苍白  
他的那头老黄牛的双眸  
在夕光中噙着清苦的泪水

远处，有一个迷失方向晚归的牧童  
在山径上，吹着竹笛  
曲谱悠扬飘荡  
我循着音阶，看到了星辰  
月亮露出了笑脸  
月光落在父亲墓碑下的青草上  
落在我灵魂的深处  
抚慰泥土历史的伤疤  
仿佛在叙述古韵新风的故乡

## 雷雨过后

■ 黄海星

雷雨过后，坚硬的南方  
顿时变得柔软。繁茂的杨桃树  
青涩的果子在枝头早已按捺不住  
膨胀的欲望。屋后  
高高的丝瓜架上，雷公鸟在呆呆  
眺望什么。那些梳妆、打扮  
总是无厘头拌嘴的麻雀  
一阵热闹之后怀揣心事，在空置  
多年的屋檐下各自归于平静  
而在豆荚上跳来跳去的乌鸦  
不善言语，眼神明亮  
沉迷于不被惊扰的快乐。此刻，  
一列赶路的蚂蚁肩扛粮食，顶着  
巨大的暮色艰难前行  
我细心地扶起一株倒伏的玉米  
告诉她：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等待

## 游子吟

■ 符浩勇

八月的游子跋涉千里  
回乡路总是撒满了盐  
几缕炊烟顶着蓝天  
像风筝的断线缠绕在心头  
圆桌边总有唠不完的旧事  
一壶老酒煮沸滚烫的潮汐  
又闻乡音悠悠  
一轮相思打湿消瘦的屋檐

椰  
心

投稿邮箱  
hnrzpb@163.com